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山陰吳

乘權筆材  
大職調侯

手錄  
東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

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

元慶手刃之自囚請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

永為國典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

以子昂為是敘述其事作案臣竊獨過之總駁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

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子不當讎而讎者死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

駁復讎議古觀五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吏不當殺而殺者死○以禮刑其本則合

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竝焉一本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其本則合

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首鼠兩端之說誅其可旌茲謂濫

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

為典可乎以上泛言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嚮使刺讞年上其誠偽考正

流於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刺誅也議罪曰讞誠

言○承上正轉一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

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願豫

號豪不聞願呼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禮記父之讎

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苫枕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

戈不住弗與其天下也

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

一段寫旌其或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

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

傲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

與誅莫得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原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

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勝弱

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此段申明讎字之義周禮謂人謂人掌

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

之地官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公羊傳見定公四年不

受誅謂罪不當誅也一

駁復讎議古觀五善成堂

來一往曰推刃不除害謂取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離身而已不得兼其子也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韞○引周禮公羊以明

殺人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有根據一篇主意具見于此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

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玉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

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收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

通篇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看敘起手刀父讎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中設

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語引經據

典無一字也後乃成鐵案

桐葉封弟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 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 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

叔虞可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若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于劉云云

戲而賀以成之也一層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

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二層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

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亦將舉而從之乎三層

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為病要去聲於

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

也此段方是正斷嚴切不留餘漏下乃就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

樂要歸之大中而已應要于必不逢其失而為之一層又不當束縛

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

迫之太甚則敗壞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為君臣者邪言

柳葉封弟辨古觀五三善成堂

子之閒尚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何況君臣三層是直小丈夫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結

束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也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理勝非尚口舌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跳層巒但見蒼翠耳

###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去聲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蒙犯也

者以天犯難也總提三柱立論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

六經之旨尤殷勤焉謂下易書詩所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

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書今天動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

祀故不為比王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微子且是

二道有行之者矣將正寫箕子先入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

謨範辱於四奴昏而無邪。噴頽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

惟也。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四奴正士，正士謂箕子也。易明夷卦

正其志，箕子之象。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

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大法

範，洪大也。範，法也。書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周治洪

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

子推衍增益，以成篇。厥應前二曰：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

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

禮義田，蠶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

淫，儼其教，民飲食以蠶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應前三日：率

是大道，叢同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應前大人第一

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旨於序。呼。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

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

捕蛇者說。說古觀五。四善成堂。

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

其有志於斯乎。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

汲郡，紂故都。今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頌不。為河南衛輝府

前立三柱，真如天外三峯，卓然峭峙。於序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白交，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

異蛇然得而腊，昔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孽。跪。瘻。癘。賴。去。

死肌，殺三蟲。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孽，曲脚不能伸也。瘻，頸

為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

入，丞之人爭奔走焉。蛇事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入問之，則曰：吾

柳宗元

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

捕蛇者說

若甚戚者

摹泰山婦伏結處

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

役復若賊則何如。若汝也。言汝汝捕蛇之役。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

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賊不幸之甚也。捕蛇

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此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

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

句起下交直貫。至捕蛇獨存句。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

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賦斂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同迫

于賦斂。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利往往而死者相藉。也。藉。枕藉

而徙。勞于遷徙而死。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

得慘毒。是一幅流民圖。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

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

三非死。則徒爾而吾。以捕蛇獨存。轉下有九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

東西。隳突乎南北。謹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甯焉。追呼之擾。吾恟

捕蛇者說。古觀五。善成堂。恟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臥。蛇存。謹食嗣之時。而獻

焉。小心養食。俟其時。退而甘食其土。退而甘食其土。退而甘食其土。

其天年。而獻上焉。蓋一歲之犯死者。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

景真情真語。大有筆趣。蓋一歲之犯死者。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

若吾鄉鄰之且且有是哉。言吾犯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今

雖死乎。此比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于斯

賦而死者。已在後矣。安敢怨其為毒而不為比。此段正明斯役之

不幸。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於言

表。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

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嗚呼。孰知賦斂之毒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嗚呼。孰知賦斂之毒

有甚。是蛇者乎。一句。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此小文耳。卻有許大議論。必先得孔子詩政猛於虎一句。然後有一篇之意。前後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淒惋之態。若轉



而纓也纓繹繹為絲也室而幼孩遂而雞豚字養也鳴鼓而聚之擊木而

召之吾小人輟殮養以樂去聲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

性邪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悽然

問者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篇精神

命脈直注末句結出語極冷峭

前寫橐駝種樹之法瑣瑣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為山家種樹方未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論以規諷

當深體此文

###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裴封叔名璋子厚之妹夫有梓人欸其門願備隙隙同宇而

處焉梓人即木匠欸叩也隙宇空屋也傭役于主人以代租也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龔龔斲

之器尋人尺引寸丈尋引所以度長短斲斲石斲刀鋸斧斤之屬出語便作意疑注問其能曰吾善度鐸

種樹郭橐駝傳古觀五林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

能就一宇故食嗣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

此以言語代敘事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

請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一作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

藏羣材會眾工委蓄也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

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寫梓人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

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寫梓人俄而斤者斲

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寫梓人其不勝升任者怒而退

之亦莫敢愠焉寫梓人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

廈無進退焉寫梓人既成書於上棟易上棟下宇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

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寫梓人余圍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

七善成堂



工大矣○圓驚愕也。○句句包含下意。舉鳥其精。繼而歎曰。轉彼將捨。

其手藝○照不居襲。○規矩繩墨。○而能知體要者。歟。體要二字。是一

篇之○網之。○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

者謀。彼其智者歟。○又就專其心智。○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草

近乎。此也。○物事也。○連下三者。歟。字贊美。方轉人正意。如黃河

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土

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

此以王外薄。博四海。薄迫也。有方伯連率。同帥。○禮王制千里之外。設

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夫。版尹。以就

役焉。漢制。鄉小者制。胥夫一人。版尹。猶眾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

猶眾工。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

梓人傳古觀五八善成堂

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猶梓人二。擇天下

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

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續於成

也。猶梓人三。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術

能。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

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猶梓人四。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承

一段。一句。側出第五。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梓之功也。

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

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周者不列也。

猶梓人五。○以上闡相道之合梓。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

人處凡五段。文勢層疊。措詞有法。

矣。一贊作總結。即宕起。不知體要一段。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

術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銀於府庭而遺

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是者也听听猶斷猶梓人而不知繩墨

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

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此就上五猶梓

文字已畢下另發議或曰彼主為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

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而已計如彼築室

不潰千成言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余曰不然

能有成也○此以主為室者喻人君之任相當專一意

夫繩墨誠陳規矩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

我則固不由我則圯若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

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

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閣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梓人傳古觀五此又從梓人上喻為相者以合則留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

不合則去不可取道亦不可嗜利意九藏之喻意王意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審曲面勢出考

工記言審察五材曲住法直方面形勢之是也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亦奇

前細寫梓人句句暗伏相道後細寫相道句句回抱梓人未

又補出人主任相為相自處兩意次序摹寫意思滿暢之致

愚溪詩序 柳宗元

灌水之南，溪焉東流入於瀟水灌瀟二水在永州府城外或曰冉氏嘗居也故

姓是溪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題前借

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三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憲宗朝

王叔文黨貶元司古有愚公谷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問

馬曰何故對曰以臣公曰何故對曰以臣今余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

然斷斷辨爭貌公曰何故對曰以臣不可以不更平也故更之為愚溪敘出名愚溪之

上買小邱為愚邱又就愚字生自愚邱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

居之為愚泉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

南為愚溝四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五愚池之東為愚堂六其

南為愚亭七愚池之中為愚島八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

故咸以愚辱焉總結愚字一筆○敘出八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

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漑一又峻急多坻池石

大舟不可入也小社日幽邃歲淺狹蛟龍不居不能興雲雨三無以

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此段明溪之甯武子邦無

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且不違如愚睿胃而為愚者也皆不

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豈我若也是

為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此段明己之溪雖莫利

愚溪詩序古觀五十善成堂

於世而善鑿萬類情瑩秀激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矣眷慕樂而不

能去也與上其流甚下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腹條萬

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與上違理悖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

不違昏然而同歸超鴻上聲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鴻蒙元氣也

老子聽之不聞寫日希視之不見名曰夷○將於是作八愚詩記於

溪石上仍收轉

通篇就一愚字點次成文借愚溪自寫照愚溪之風景宛然

自己之行事亦宛然前後關合照應異趣杳來描寫最為出色

### 永州韋使君新堂記

柳宗元

將為穹谷嶷謙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則必輦連上山石溝澗壑陵絕

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勢空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

焉又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作人發端忽

字觀成筆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六〇九疑山名有九羅其始度其始度土

者環山為城書惟荒度土功此句追原有石焉翳於奧草有泉焉

伏於土塗蛇虺毀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惡木嘉葩仲平毒卉毀

亂藉而爭植號為穢墟名〇寫得荒蕪不堪以起下開闢之功草

公永州之來既逾月理甚無事欲寫草公之開闢新堂望其地且異

之刺史六字寫出理甚無始命芟其蕪無行其塗積之邱如蠲涓之瀏

如既焚既醜奇勢迭出除其穢也劉如水清貌焚燒其所積之

流也〇此記始事清濁辨質美惡異位非穢視其植則清秀敷舒

嘉葩視其蓄則溶漾紆餘動貌紆曲也餘繞也〇有泉怪石森然周

於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透邃歲堆阜突怒透曲也邃深

求州章使君新堂記古觀五

畢工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合形輔勢效伎於堂無武

之下此記新堂外之連山高原林麓之崖閒廁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

咸會於譙門之內譙門城門上樓以望敵者新堂在郊邑中故云

燕境界敘修潔處便似個已乃延客入觀繼以宴娛魚或贊凡賀曰

見公之作知公之志推進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

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

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贊賀語說出新堂關

夫然則是堂也岩開一筆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

觀歟將傳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結出斯堂宗元請志諸石

措諸壁編以為二千石楷法行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

只要表章章章使君開闢新堂之功先說一段名勝之難得又

說一段舊址之荒蕪以起章公于政理之暇新之所以為有

功未特開一議見新堂煞甚關係是記中所不可少

### 鉗鉤潭西小邱記

柳宗元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鉗古鉗母潭西二十五

步當滿而浚者為魚梁西山在永州城西蕭江之許鉗鉤潭在西山水而空其中以前通魚之往來者梁之上有一邱焉點邱生竹樹含下嘉木美竹其石之突怒偃

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始不可數上聲石其嵌然相累而下

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龍鬣之登於山嵌高聳也突也○單承石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籠包舉也○問之奇狀描寫一筆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又點小字問

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與○以物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

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敘買即更取器用

剷產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敘開由

鉗鉤潭西小邱記古觀五

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遊遊舉熙熙然迴巧獻

技以效茲邪之下敘玩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營營樂之聲

與耳謀潛管水悠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敘玩賞中

不匝管入旬而得異地者匝周也十日日旬○此雖古好事之士

或未能至焉收任下忽從小邱發噫以茲邱之勝致之澧鎬戶杜

澧鎬杜俱屬右扶風漢上沐苑地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

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

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感慨

前幅平平寫來意只尋常而立名造語自有別趣至末從小邱上發出一段感慨為茲邱致賀賀茲邱所以自弔也

### 小石城山記

柳宗元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故寫其一西出尋之無所

得開起其一道其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根

銀其上為啤管管梁欐例之形屋棟也以石城名者以此其

旁出堡堡塢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黑也投以小石洞然有

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此不是寫水只極環之可上望甚遠其

上可以窺深其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促偃仰類智

者所施設也無土壤三字妙類智者所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

第及是愈以為誠有疑其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

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

疑其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

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借兩或曰錯落自說是二者余未信之

小石城山記古觀五

善成堂

借石之瑰瑋以吐胸中之氣柳州諸記奇趣逸情引人以深而此篇議論尤為嫺出

###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儲積也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

大喜蓋將弔而更耕以賀也因駭疑而將弔因道遠言略猶未能究

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再足一句

分疏柱下文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燭樣赫

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脩上澹雖上之具或以不給滫澹米

內則滫澹以胃之脂膏也吾是以始而駭也承寫一凡人之言皆曰盈

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老子禍兮福所伏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

悸於是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慍于羣小勞苦變動而後能光

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遐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

也承寫一段疑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

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無有他故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

積貨土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

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好廉名者所一出口

則嗤嗤嗚者以為得重賂亦必見笑于人雖道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

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

特負足下也已亦避忌世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

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杭列猶有顧視而竊

笑者即欲一明公道究不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舉之不立而為世

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孟簡字幾道公道難明古今乃

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眾之疑慮舉為灰埃哀黔其廬楮者其垣

賀進士王季文火書舍觀五十四善成堂

黜黑也精赤也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汚其實出矣

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祝融回祿皆火神相則僕與幾道十年之

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奇極快語有而彰之人皆寬宥而可

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策決科謂

明經取士必為問難疑義書之于策雖欲如嚮之蕃縮受侮其可得

乎蓄縮謂畏忌世嫌於茲吾有望於子庶幾能出羣士是以終乃大

喜也承寫一段喜大喜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弔災君

子惡之左傳昭公十八年朱衛陳鄭災陳不救今吾之所陳若是指

段有以異乎古原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亡也顏曾之養其為

樂也大矣又何闕焉想參元親在故前云勤奉養樂朝

聞先火而賀大是奇事然所以賀之之故自創一段議論自開一番真理絕非泛泛也取徑幽奇險仄快語驚人可以破

待漏院記

王禹偁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宜其氣

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

教矣天道聖人對起立論開大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天也三句收古之

善相天下者自咎臯夔至房魏可數也上各陶后夔舜臣房是不獨

有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先提一勤字況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

猶然況宰相乎側重宰相當勤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於丹鳳

門之右丹鳳門即朱雀門凡宰相來朝至此示勤政也勤字乃若

北闕向曙待玉漏及晨而後趨朝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火城相君至止噓噓待漏

金門未闢玉漏猶滴徹蓋下車於焉以息忽作韻語描寫宰相入院之景妙甚待漏

之際相君其有思乎輕帶出一思字生其或兆民未安思所泰之

四夷未附思所來之兵革未息何以弭米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

人在野我將進之佞人立朝我將斥之六氣不和六氣陰陽災眚上

薦至願避位以禳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脩德以釐釐之釐理也

憂心忡忡待旦而入九門既啓四聰甚邇四聰四方之聽也虞書達

天下之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

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也此段寫賢相勤政之思先用兩個

何等可具或私讎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

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姦人附勢我將陟之直士抗言我將黜

之三時告災上有憂色構巧詞以悅之羣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詔容

以媚之私心悄悄悄悄慢也假寐而坐不脫衣冠而九門既開重瞳屢

賀進玉參天火書古觀五

十五善成堂



回相君言焉時君惑焉政柄於是乎隳及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遠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一段寫奸相亂政之思與上賢相一段大費經營可鄙可恨是知一國之政萬人命懸於宰相可不慎歟總收上二段復有無毀無譽旅進旅退旅眾也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不世出奸相亦不恆有此等庸相卻多黜出尤足示戒棘寺小吏王禹偁稱為文棘寺周言所棘卿大夫請誌院壁用規於執政者本意

### 黃岡竹樓記

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黃岡縣名今屬湖廣黃州府大者如椽竹玉破之剝枯去其節用黃岡竹樓包觀五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從竹說起子城西北隅雉堞圯

黃岡竹樓包觀五

善成堂

毀秦莽荒穢雉堞城上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月波樓在府城上亦王禹偁建

竹作樓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闌傾入遼寬同不可具狀灑灑水

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碁子聲丁丁爭然

宜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上二句寫天時之景下四句寫人事之景連下六宜

中道冠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帆沙鳥

煙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醞茗煙欲透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

也時雨稱諳黃州郡上寫竹樓之景令讀者心彼齊雲落星高

則高矣齊雲樓名五代韓麗譙華則華矣漢武帝立井幹樓

曹韓建止於貶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騷憂也屈原作騷

曹韓建止於貶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騷憂也屈原作騷

曹韓建止於貶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騷憂也屈原作騷

曹韓建止於貶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騷憂也屈原作騷

詩人為駭人。○又借四樓反照竹樓。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以我幽冷傲彼繁華。襟懷何等洒落。吾聞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噫

若重覆之得二十稔也。穀熟曰稔。古人謂一年為一稔。取穀一熟也。應前竹工一段起下明年何處之意。

吾以至道。宋太宗年號。乙未歲自翰林出除除上州丙申移廣陵遷揚州

丁酉又入西掖。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黃州郡名齊安。己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閒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

細敘數年履歷如閒雲野鶴。去留無定。讀之可為愴然。後之人舉我同志詞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極繫懸又極曠達。

冷淡蕭疎無意于安排措置而自得之于景象之外。可以上追柳州得意諸記起結搖曳生情更覺蘊藉。

書洛陽名園記後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暹前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點洛陽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子

善成堂  
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盛衰不過洛陽而治亂關于天下。唐貞觀宗

年開元明皇年號之閒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底之

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五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為邱墟。

高亭大樹謝煙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其滅而俱亡。無餘處矣。子

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興廢不過園囿而盛衰關于洛陽。且天下之

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將

字倒用其生活則名園記之作子豈徒然哉。將上二段一總一嗚呼公卿大夫

方進於朝旋乎一己之私自為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

唐之末路是已。以收之感歎歎歎  
名園特遊觀之末耳。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其興廢可以古  
盛衰可以占治亂至小之物關係至斗有學有識方有此文  
嚴先生祠堂記  
范仲淹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先生光武位顯出相尚以道。總贊一句及帝握赤符武

至鄙儒生疆華奉赤伏符奏上遂即帝位乘六龍。龍以御天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

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從光武側既而動星象。帝與光共臥光

日本史奏客星犯帝座甚急帝歸江湖帝除光為諫議大夫加南廩明

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其臥耳歸江湖。屈去耕釣于富春山中得聖

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從先生打轉光武

下之正見先生與光在壘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

武。始終相尚。以道處之。在壘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

事。易靈封上九爻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靈極而有事也。先生以

之引經證。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易屯卦

日引貴下賤大得民也屯難也屯難之初德光武以之引經證。蓋先

足亨屯而乃能以貴下賤。民心無不歸之也。光武以之。光武蓋先

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高。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大。微先主不能

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互言之以終而使貪夫廉

嚴先生祠堂記古觀五士六善成堂

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只用而使二字過又獨歸仲淹來守是

邦始構堂而奠焉。祠堂在嚴州桐廬縣乃復為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復者免

也。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風猶孟子

之風者之風正與上貪夫廉懦夫立六字相關應山高水長。言與山水並垂千古。以歌結有餘韻。

頭嚴先生卻將光武兩兩相形竟作一篇對偶文字至末乃歸到先生最有體格且以歌作結能使通篇生動不失之板

甚妙

岳陽樓記

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巴陵即岳州越明年。政

通人和。百廢具興。提句最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

賦於其上。屬祝子作文以記之。述作記子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

湖。洞庭湖在府城西。衡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

陰氣象萬千。四字包許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述指賦言。○只用虛

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峽山名在四川夔州瀟湘二水通在九江之間

遷客騷人多會於此。也。騷客遷謫之客。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覽物之情

二文字若夫霑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岳

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

去國懷鄉，憂謫長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悲是覽物之情而夏

者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

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

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

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一段寫遷客騷人之喜是覽物之情而樂者嗟夫，予嘗求古仁人

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一段只是欲起古仁人一段正意不以物喜，不以己

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

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從悲喜引出憂樂。明古之仁人憂多樂少，其必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先生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

樂俱在天下，正見其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意噫微斯人，吾誰與歸。新

指古仁人結句一往情深

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以聖賢憂國憂民心地發而為文章，非先生其孰能之。

###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突然而起漢興以

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之其

為任亦重矣。非古之無不得諫者居是官者，常志其大，舍其細，先其

此諫官何等關係

岳陽樓記古觀五

十九

善成堂

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

閒相去何遠哉諫官本無利然最易犯名必須名利並戒方是不為身謀二語極精細天禧真宗初真

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先記慶歷仁宗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

題名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於石次記石後之人將歷

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思同哉

結出題名之意言下凜然

文僅百餘字而曲折萬狀包括無遺尤妙在末後一結後世以題名為樂此獨以題名為懼立論不磨文之有關世道者

###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名仲淹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

之三句是一篇之總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任之田壬畝號曰義田以養濟

羣族之人田點義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

主其計而時共出納焉此中大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

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

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此敘分屏丙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

者罷莫給又加一語分給之法始備此其大較也一句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

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言公早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

有祿賜之人而終其志慶歷二年公出為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公

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其子純祐純仁純禮純

言子孫能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

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收完前文下一段引古一

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

法

諫院題名記古觀五

善成堂

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引以酒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

賢而桓子服義也受觴不辭是服義也並美三人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

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專美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正公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

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廩稍去聲之充

日鎮稟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同瓢為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同人乎今是皆公之罪人也正以贊公之義公之忠

義田記舍觀五三善成堂錄也他人作記必以此于起手處張大之今只于結尾略帶高絕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常見世之貴顯者徒自肥而已視親族不異路人知公之義不獨難以望之晚近前求之千古以上亦不可多得作是記者非特以之高公之義亦以望後世之相感而效公也

### 袁州州學記

李觀

皇帝祐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偏力

殫慮祇順德意屈盡也祇敬也此等或亦間有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官以治民言師以教

且具奉詔文書以上謂徒有官師之名而無其實惟苟或連數城亡誦弦

聲倡而不和教不行尼沮也○一段先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

無澤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闕廢壞也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闕

疎亡以稱去聲上意屬得通判潁川陳君侁莘聞而是之議以克合

先書祖君相舊夫子廟隘隘不足改爲過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

位面陽厥材孔良記地之美殿堂門廡武幼憂上聖惡丹漆舉以法

也勳微青黑白墨色土改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羊偕作

與理中次第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記用力勤而成工舍釋茶且

有日釋陳設也茶蘋藜之屬立學吁江李靚諭深去於眾曰說告

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起今只以一句道破高絕秦以山西

塵與平六國盡死殺欲帝萬世劉氏高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建將

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引古廢孝武

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謂竇武陳蕃李膺杜密功烈震主者聞命

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尙數十年謂曹教道之結人心如此

善成堂

引古與今代遭聖神爾哀得聖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謂建天

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教之于無一有不幸尤當仗大節爲臣死

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報之于有是惟朝家教學之意

應前稱上意若其弄筆墨以徼驕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亦

爲國者之憂又反收一筆

作學記如填入先王教化話頭使落俗套是作開口將四代  
論最爲警切至未不幸一轉不顧時忌尤見膽識  
請竟令人忠孝之心油然而生真關係世教之文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歸重人君

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

也君子小人先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側注

立論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承寫小君子人無朋君子

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借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承寫君子有朋故

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應轉人君子辨其

君子小人句作一堯之時小人其工驩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至束以起下六段蓋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八愷蒼舒噴毀橋戰大臨十六人爲一朋舜佐伯虎仲能叔的季維

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一證君子

自爲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四岳九官並立於朝更相稱美十二牧

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一證君子又書

朋黨論古觀五

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

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一證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

而周用以興一證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爲黨人

時以竇武陳蕃李膺郭泰范滂張儉等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

而釋之然已無救矣謂之黃巾賊帝右羣臣會議皇甫嵩以爲宜解

黨禁帝懼而從之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僧孺之黨多君子牛

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役濁流而

唐遂亡矣天祐二年朱全忠聚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盡

濁流全忠笑而從之日此輩嘗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

下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

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微十紂漢唐三段是相稱美推讓

善成堂



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名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繳前舜武三段是能他一一用倒捲之法五嗟呼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者可以鑒矣莫如字尤錯落可誦直與篇首惟幸人君向相應上

公既疏救復上此論蓋破藍元震朋黨之說意在釋君之疑援古事以證辨反覆曲暢婉切過人宜乎仁宗為之感悟也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兩句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懸指所囚當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

朋黨

論古觀五

西

善成堂

君子之尤難者也懸指囚之自歸○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關囚

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

尤者以必能也斷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

人之所易也斷此豈近於人情哉必本人情句或曰罪大惡極誠

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

人之速有如是者矣設一難起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言太

此正求恩德入人之名○劈手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

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

所以復來乎將太宗與囚之心事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

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盜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

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德也下以賊上非真

知信義也。○反。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

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

也。反覆辨駁。愈駁愈快。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

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又起。然此必無之事也。急。若夫縱而來歸

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

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提出常法二字。縱。是以堯舜三

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前不說堯舜三

窮而章

太宗縱囚。囚自來歸。俱為反常之事。先以不近人情。斷定未

以不可為常法。結之自是千古正論。通篇難辨深刻。一步緊

### 釋祕演詩集序

縱 四 論 古 觀 五

歐陽修

善成堂

予少以進士遊京師。因得盡交當世之賢豪。當世賢豪指在。然猶以

謂國家臣一四海。休兵革。養息天下以無事者四十年。而智謀雄偉

非常之士。無所用其能者。往往伏而不出。山林屠販。必有老死而世

莫見者。伏祕演曼。欲從而求之。不可得。此段言非常之士。其後得吾

亡友石曼卿。先出曼卿。曼卿為人。廓然有大志。時人不能用其材。曼

卿亦不屈以求合。無所放其意。則往往從布衣野老。酣嬉淋漓。顛倒

而不厭。伏後隱于酒與極。予疑所謂伏而不見者。庶幾狎而得之。故

嘗喜從曼卿遊。欲因以陰求天下奇士。從曼卿弔。浮屠祕演者。浮屠

題。人與曼卿交最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自高。二人懽然無所間

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二人。然喜為歌詩。以自娛

出詩。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敘其一

魚。點。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盛。

時賢士皆願從其遊。子亦時至其室。插入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東

之濟。邨無所合。因而歸。曼卿已死。祕演亦老病。敘其衰。嗟夫。二人者

子。乃見其盛衰。則子亦將老矣。插入自家。寫祕演將曼卿引來陪

妙。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雅健。有詩人之意。曼卿祕

演狀貌雄傑。其胸中浩然。應奇。既習於佛。無所用。深惜。獨其詩可行

於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其囊區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此

方敘其集。詩是正文。曼卿死。祕演漠然無所向。到底不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

岫。嵬。肆。論入江濤。洶。涌。甚。可。壯。也。應前。遂欲往遊焉。足以知其老而

志在也。年雖老而志猶壯。於其將行為敘其詩。因道其盛時以悲其衰。

仍以盛衰二字結妙。寫祕演絕不似釋氏行藏。序祕演詩亦絕不作詩序套格。只

就生平始終盛衰敘次。而以曼卿夾入寫照。并插入自己結

釋祕演詩集序。舍觀五。歐公悲其衰。寫出三人真知已。

梅聖俞詩集序。歐陽修。善成堂。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壁頭引一語。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

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一句駁倒。詩人多窮。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

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

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思。刺以道羈。

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述言今詩人然則

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惟窮而後工。故世所傳詩者多出

聖子友梅聖俞。點出。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

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

於事業之類。○點出。遭遇正寫其窮。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為童

子出語已驚其長者既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為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說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詩出文章為然時無賢愚語

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方正點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

公嘗見而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

頌之作者豈不渾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

不憐哉此段正寫聖俞之詩窮而後工如敘事如敘事如敘事如敘事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

以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梅聖俞詩集序善成堂

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結出作序意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既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藁千餘篇并舊所藏撥端入其尤

者六百七十七篇為一十五卷記所集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言于聖俞詩中已論之詳故于序中

窮而後工四字是歐公獨創之言實為千古不易之論通篇寫來低昂頓折一往情深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一段尤突

送楊真序

歐陽修

予嘗有幽憂之疾退而閒居不能治也既而學琴於友人孫道滋受宮聲數引久而樂之不知其疾之在體也先自記往事提出學夫琴

之為技小矣頓折及其至也大者為宮細者為羽該商操絃驟作忽然變之情遇急者悽然以促緩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

風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婦之歎息雌雄雍雍之相鳴也其憂深慰遠

則舜與文王孔子之遺音也悲愁感憤則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

歎也伯奇尹吉甫子吉甫聽後妻之言疑而逐之伯奇事後母孝自三四疊乃韓歐得意之筆喜怒哀樂動人必深二句為下轉筆而純古淡泊與夫堯舜三

代之言語孔子之文章易之憂患詩之怨刺無以異是琵琶與筆必如此寫方不

其能聽之以耳應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漣鬱寫其幽思則感人之

際亦有至者焉此極盡至子友楊君子入楊子好學有文累以進士舉不得

志及從廕調為尉於劍浦區區在東南數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

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醫藥風俗飲食異宜以多疾之體有不平

之心居異宜之俗其能鬱鬱以久乎三句總攝幽憂然欲平其心以

養其疾於琴亦將有得焉讀至此則知通篇之說琴意不故子作琴

送楊真序古觀五

說以贈其行且邀道滋酌酒進琴以為別洽然

送友序竟作一篇琴說若與送友絕不相闕者及讀至未段始知前幅極力寫琴處正欲為楊子解其鬱鬱耳文能移情得之

### 五代史伶官傳序

歐陽修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

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由宗姓朱耶名存勗先世事唐賜姓李父

立號後唐先作總挈盛克用以平黃巢功封晉王至存勗滅梁自

衰得失四字是一篇關鍵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

之曰梁吾仇也朱溫從黃巢為盜既而降唐拜為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燕王吾

所立燕王姓劉名守光晉王嘗推為尙父守契丹與吾約為兄弟

而背晉以歸梁契丹即律阿保機帥衆入寇晉王與之此三書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是

善成堂

則遺從事以一少牢告廟羊曰請其矢盛平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凱軍勝之樂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守光父仁恭周德威伐

命晉王至命晉王至而擒之木匣盛其首也入於太廟遺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場一段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夜大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

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位下沾襟何其衰也一段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

歟復作虛神若出與正意應徽人事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引首作斷應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

爭又一段揚仍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伶人藥工也莊宗善音律或時自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于庭夫禍患常積

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後為伶人郭從謙所紉又一段抑仍用及其字妙元善成堂

### 五代史宦者傳論

歐陽修

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自來儒與寺只是並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先總挈而親之宦者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宦者之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宦者之

五代史伶官傳序

古觀五

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起手一提已括全篇之意次一段敘事中後只是兩

概想獨遠

元

善成堂

揚兩抑低昂反覆感慨淋漓滴直可與史遷相為頡頏

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

害二轉

害三轉

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綏之則養禍而益深急  
之則挾人主以為質至雖有聖智不能與謀害臣者之謀之而不可為  
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  
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淵入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  
後已董卓因而亡漢朱溫因而篡唐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  
者非一世也應前自古二字總兇一句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傾  
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放寬一步正是打緊一夫女色之  
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日持頭髮宦  
者之為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昭宗與  
詠宦官宦官懼劉季述等乃以銀過畫地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  
數上罪數十幽上於少陽院而立太子裕  
可不戒哉結段申前深于女禍一句  
五代史宦者傳論舍觀五

宦官之禍至漢唐而極篇中詳悉寫盡凡作無數層次轉折不窮只是深于女禍一句意名論卓然可為千古通鑑

善成堂

### 相州畫錦堂記

歐陽修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富貴  
歸故鄉猶當畫而錦河榮如之史記富貴不歸故鄉如衣蓋士方窮  
繡夜行誰知之者畫錦之說本此四句乃一篇大意  
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蘇秦字  
秦犬因而歸買臣見棄於其妻朱買臣家貧採薪自給妻羞之求夫  
從不為炊買臣笑曰待吾富貴當報汝妻怒曰  
臣不能留即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  
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  
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歷數世態炎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  
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數句收拾前惟大丞相魏國公  
則不然韓琦字稚圭封魏國公相去文振起下意相州今河南彰德世有令

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

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二句起非如窮陋

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

翻季子買臣一段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裳不足為公貴高牙車輪

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

誇一時而榮一鄉哉此又道公平生之志以見異于季子買臣處公在至和中至和仁嘗

以武康之節來洽於相以武康節度來知相州是富貴而歸故鄉也乃作畫錦之堂於後

圃題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

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

豈易量哉就詩中之言見其輕富貴而不故能出入將相西夏後同

相州畫錦堂記合觀五平章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東平時險處難一節謂一致也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

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公在諫垣前後

凡七十餘疏及為相勸上早定皇嗣以安天下故其豐功盛烈所以

銘彝鼎而被絃歌者殿前勒金石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一篇

只二語筆力千鈞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

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拈出作記意

### 豐樂亭記

魏公承叔豈皆以畫錦為榮者把手便一筆撇開以後俱從第一層立議此古人高占地步處按魏公為相承叔在翰林人曰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即畫錦堂記以承叔之藻采著魏公之光烈正所謂天下莫大之文章

### 歐陽修

修既治滁除之明年滁滁州在淮東夏始飲滁水而甘始飲而甘明初至滁未暇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處出其其上則豐山聳

知水甘也只此句意極含蓄



然而特立陪一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陪一中有清泉滂上然而

仰出泉俯仰左右顧而樂之左右陪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

滁人往遊其間出亭以上敘亭之景當滁之勝滁於五代干戈之

際用武之地也議論梁唐晉漢周也昔太祖皇帝趙匡嘗以周師

破李景唐南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

之外遂以平滁周主柴世宗征淮南唐人恐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

除生擒之此滁所為用武修嘗者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

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平就

深想出天下之平一往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竝起而爭所在

為敵國者何可勝升數筆不獨說滁也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

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閒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

問其事而遺者盡矣虛神不盡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

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

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歸重上之功德是

凡作數層跌宕方落到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

此句文致生動不迫應舟車商賈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

泉掇幽芳春而蔭喬木夏風霜冰雪剝露清秀峭刻呈露清爽四時

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點出題

與滁人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

者幸生無事之時也結出作記意應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其樂刺史

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收極端莊

其俯仰今昔感慨係之又增無數烟波較之柳州諸記是為

相州畫錦堂記古觀五善成堂

之過

# 醉翁亭記

歐陽修

環滁除皆山也。

滁，州名在淮東。一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從山

西南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

琅琊，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

從泉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出作亭

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出亭

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又加自謂二字，因有下注故耳。太守與客來

飲於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按手自注名亭之

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

酒也。接手又自破名亭之意，一

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記亭之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

豐樂亭記。古觀五。

而繁陰，夏風霜高潔，秋水落而石出者，冬山間之四時也。四時之朝

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又總收朝暮四時申出

至於下段，負者歌於塗，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偃仰於上，樓

提攜，偃仰不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

為酒泉香，而酒冽潔也。山肴野蔌，謂之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

先記滁人遊，次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貫射者中，盡投夾者勝，圍觥

記太守宴，次宴酣之樂，非絲非竹，二句貫射者中，盡投夾者勝，圍觥

肱，籌交錯，觥，謂爵，籌，所以記罰，坐起而誼誨者，眾賓懽也。蒼顏白髮，頽乎其中

者，太守醉也。太守實自權已而下段，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

而賓客從也。歸時，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歸後景

守去賓客亦去，滁人亦去，忽又添出禽鳥樂，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

之樂來下，便借勢一路捲轉去，設想甚奇。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

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刻劃四

俱多鋪張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結出太守謂誰廬陵

通篇共用二十個也字逐層脫卸逐步頓跌句是記山水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先出悚然而聽之聽字領日

異哉初浙瀝以瀟颯含風雨句忽奔騰而砰湃派含波濤夜

奪一風雨驟至二其觸於物也鏗鏘金錚鏘金鐵皆鳴含赴敵

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銜枚所以止謔

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予謂童子此何聲也

三喻連下三喻長短參差虛狀秋聲極意描寫四無人聲聲在

汝出視之借視陪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是方

醉翁亭記合觀五

樹間是視不子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乎來哉借童子語翻出

嗟次怪歎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烟霏雲斂其色其容清明天

高日晶精晶光也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氣其意蕭條山川寂

寥其意故其為聲也淒淒切切呼號奮發從其色其容其氣豐草綠

縵內而爭茂佳木葱龍而可悅二句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

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一氣之餘烈實寫秋夫秋刑官也可寇為秋

於時為陰以二又兵象也主肅於行為金以五是謂天地之義氣常

以肅殺而為心殺此天地之義氣也天之於物春生秋實實字含既

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商聲屬金故夷則為七月之律夷則

律名月令孟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注四

之月律中夷則之為義洗刷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

無餘下乃從秋暢發悲哉意

物之靈草木無情而人有情無情者尚有時而飄零百憂感其心萬

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人之秋非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

其智之所不能又欲故有時非秋也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黧衣

者為星星朱顏忽而變枯黑髮忽而變白酒草奈何非金石之質欲

與草木而爭榮何非金非此稿木星乃憂思所致是自為戕賊耳

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亦何恨乎天地自有之秋聲哉

正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子之歎息又予秋

出聲作餘波

秋聲無形者也卻寫得形色宛然變態百出未歸于人之憂勞自少至老猶物之受變自春而秋凜乎悲秋之意盜干言表結尾蟲聲唧唧亦是從聲上發揮絕妙點綴

祭石曼卿文

歐陽修

秋聲賦古觀五

三五善成堂

維治平英宗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修謹遣尚書都省令史李敷異

至於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亡友曼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

曰嗚呼曼卿呼生而為英死而為靈並點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

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許

名傳後世單就死一邊說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聖引古

一證言其名之必喚起其軒昂磊落突兀爭擢而埋藏於地下者十六字讀意其不

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此從

生前想其死後必當化為金玉為長松為靈芝必不與萬物同為朽壤也中閒用不然一折更快奈何荒煙野蔓荆

棘縱宗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

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嘯伊嚶日之墓今固如此更千秋

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語。註悲其後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曩曩乎曠野與荒城。又率自古聖賢皆然呼應有情。嗚呼曼卿呼曼卿呼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臨了又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的忘情。欲感欲絕尚饗。

篇中三提曼卿一歎其聲名卓然不朽一悲其墳墓滿目凄涼一敘已交情傷感不置文亦軒昂磊落突兀峥嵘之甚

### 瀧岡阡表

歐陽修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於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

瀧岡在江西吉安府永豐縣阡壟也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提出緩表之故包下種種恩榮修不幸生四

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於成人

為下告之發端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為吏廉而好施與喜賓客其俸祿雖薄

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為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

祭石曼卿文含觀五 三一善成堂

庇而為生十四字一句讀吾何恃而能自守耶。反跌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

有待於汝也。起下能吾為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

去也汝孤而幼吾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聲敘父之孝親裕後

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

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不足而今有

餘其何及也。淺語更覺入情吾始一二見之以為新免於喪適然耳。峇既而

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

養也。一段承寫孝親汝父為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

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

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

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仁人之言回顧乳者抱汝而

立於旁生因指而歎曰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

見兒之立也後嘗以我語告之謂死獄求生之語○其平居教他子

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描情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補其

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為如此是真發於中者耶嗚呼其心厚於仁

者耶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一段承汝其勉之夫養不必豐要

平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教汝此汝父之

志也總束數語有收拾○修位而志之不敢忘結受先公少孤力學

咸平真宗三年進士及第為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為泰州判

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一段詳崇公太夫人姓鄭氏考諱

德儀世為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

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一段詳太夫人氏族德爵自其家少微時治其家以

瀧岡阡表古觀五善成堂

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

逆知後來遷謫其後修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

吾處之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一段又表太夫人安于儉薄自先公之亡二

十年修始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於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年

修為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終於官

舍享年七十有二帶點太夫人年壽又八年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

又七年而罷詳記年數應起自登二府天子推恩褒其三世蓋自嘉

祐仁宗以來逢國大慶必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

太師中書令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崇公累贈金

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累封越國太夫人今上初

郊皇考賜爵為崇國公太夫人進號魏國一說敘出自己出於是小

子修泣而言曰此段歸美祖處及歷朝寵錫嗚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

常也名言至理先方入己意惟我祖考積善成德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

賜爵受封顯榮褒大實有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庶賴

其子孫矣總贊前人乃列其世譜具刻於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

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於阡總收父母教訓言約而盡俾知夫小

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其來有自結

己之立身本于熙甯神宗年號三年歲次庚戌四月辛酉朔十有五日乙

亥男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兵部尚書知青

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充京東路安撫使上柱國樂安郡開國公

食邑四千三百戶食實封一千二百戶修表

龍岡阡表古觀五

善必歸親褒崇先祖仁人孝子之心率意寫出不要藻飾而語語入情所覺動人悲感增人涕淚此歐公用意合作也

###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威公即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桓為威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

諸侯不敢叛功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公子子其禍蔓萬延訖簡公齊無

甯歲禍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

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接上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

仲桓公用之承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承

兆是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

責威公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

人也是客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責管仲是主仲之疾也

善成堂

蘇洵

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

過曰豈才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臣誰可相者管仲曰

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開方如

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豈才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

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其言近用三子對曰專鳴呼仲以為威

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

威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

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

虞矣須看有無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紮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

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轉換不然天下豈少

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

之耶此轉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斷句有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

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

也此段設身置地代仲為謀論有把握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

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襄文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

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賢以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

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齊以無賢而敗○此把晉文來夫

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未有有君而無臣者也威公在焉而

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見非天下無賢仲之書管有記其

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

國強賓胥無之為人也是其心以為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

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據仲之書竟以為吾觀史鮑叔

管仲論古觀五 三五九 善成堂



魚以不能進還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家語史魚病將卒  
不能進還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者死無以成禮我死安置  
尸隔下于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告公愕然  
失容于是命殯之客位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  
進躉伯玉而退彌子瑕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  
如此也時引二人俱臨死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  
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結語 通篇總是責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代照應開闔抑揚立論  
一層深一層引證一段緊一段似此卓識雄文方能今古人

### 辨姦論

服心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引成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惟靜故

此先生自負之言也開端三句言安石必亂天下但靜以觀之自見虛虛冒起全篇 月暈運而風礎楚潤而

管仲 論古觀五

善成堂

兩莖柱下石也月旁昏氣人人知之天地陰陽之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就與天地陰陽之事人事

較天地陰陽則為易知而賢者有不知歐陽公亦勸先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

而利害奪其外也常人尚能知天地陰陽之事而賢者反不能知人

不能靜也此段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

也晉惠帝時王衍為尚書令樂廣為河南令皆善清談衍少時山郭

汾焚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唐德宗以楊炎盧杞

才辨悅之時郭子儀每見賓客姬妾不離側惟杞至杞儀悉屏侍無

或問其故對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

遺類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固然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容

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悛至不求與物浮沉無慮杞使

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行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反照神宗伏盧杞

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

世無王衍之虛名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反照神宗伏下願治之主由是言之二

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雖理有固然非事所必至○此段言衍杞之姦未甚特其過惡府德宗而

為亂耳正形今有人暗指安石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

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有

衍之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有盧杞之陰險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

禍豈可勝升言哉厥後卒生情康之禍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

緩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

談詩書四不櫛首居喪者不洗面○明指安石此豈其情也哉從恆情勦出至姦所見微知著者以此

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隱豎才易牙開方是也○拓開一步

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緊入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

將舉而用之規諷神宗則其為天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應上二子容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不效有功恐致傷人也使斯人而

不用也則吾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孰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

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甯願安石不見用使天下以下

下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也○結得淋漓感慨

介甫名始盛時老蘇作辨姦論譏其不近人情厥後新法煩苛流毒寰宇見微知者可為千古觀人之法

心術

蘇洵

為將之道當先治心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

舜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第一段言為將當先治心○此篇凡每段自為節奏而以治心為主

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為利害而他日將有所不可措手

足也夫惟義可以怒士士以義怒可與百戰第二段言舉兵當知尚義凡戰之道

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既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烽燧嚴斥候。後○烽燧所以警寇書則灑灑夜則舉燧斥度也塹望也以望烽火也使耕者無所顧慮所以養其財。

豐犒而優游之所以養其力。小勝益急。小挫益厲。所以養其氣。用人

不盡其所欲。為所以養其心。雖平敘自歸重養心故土常蓄其怒。懷其欲而不

盡怒。不盡則有餘勇。欲不盡則有餘食。故雖并天下而士不厭兵。此

黃帝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不養其心。一戰而勝不可用矣。第三

段言議戰凡將欲智而嚴。凡士欲愚。智則不可測。嚴則不可犯。故士

皆委已而聽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第四段言將與士當

得智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而後可以動。於險。鄧艾絕後兵

於蜀。中非劉禪之庸。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彼固有所侮而動也。後

炎興元年魏將鄧艾入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善成堂

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為艱險艾以羶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

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故古之賢將能以兵貴敵而。又以敵自

嘗故去。就可以決。此段就上段分凡主將之道。知理而後可以舉兵。

知勢。而後可以加兵。知節。而後可以用兵。知理。則不屈。知勢。則不沮。

知節。則不窮。見小利。不動。見小患。不避。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

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故一忍

可以支百勇。一諍可以制百動。第五段言主將當知理勢節三者兵有長短。敵我一

也。敵問吾之所長。吾出而用之。彼將不與吾校。吾之所短。吾蔽而置

之。彼將強與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僕之使之疑。而卻吾

之所長。吾陰而養之。使之狎。而墮其中。此用長短之術也。第六段言主將當善

用長短之術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

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敗尸鏖當猛虎奮呼而操擊。所恃。徒手遇斲。

錫亦變色而却步。喻無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祖禡而案劍則

為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彎弓殺之矣。此喻不可徒

一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第七段論有備無患之道而以

善用兵者以形固終焉。

此篇逐節自為段落。非一片起伏。首尾議論也。然先後不紊。由治心而養生。由養生而審勢。由審勢而出奇。由出奇而守備。跌宕鮮明。井井有。

序文之善變化也。

### 張益州書像記

蘇洵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四語為

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眾言明興

朕志自定。外亂不足變。且中起。既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

二大吏孰為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代天子言。便是天

心術古觀五

乃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

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伏根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

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

公像於淨眾寺。公不能禁。敘事簡嚴。根眉陽蘇洵言於眾曰。未亂易治

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

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有亂急。無亂弛。即上不可。惟是元年之秋。如

器之皸。候未墜於地。正也。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

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得坐鎮之體。即為天子牧小民不倦。惟

爾張公爾繫以生。惟爾父母。以下至不忍為也。皆述且公嘗為我言

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

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筭於於是。民始忍

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砥筭於於是。民始忍

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

以威劫齊民之名吾不忍爲也此段議論皆從上敘事中發出雖稱不得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收拾前文下乃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

孫其功業任史官疊下三在字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一作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

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小大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

張益州畫像記古觀五觀之像亦不爲無助此段就人之至情上曲曲寫出蘇洵無以詰逐

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祝○數語應篇系之以詩曰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

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噶命我張公用而特用張公

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碁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暨暨

挑桑秋爾滌場條枝落也○此乃是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

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闔闔開有童哇哇亦既能言好貌開

美盛嗟我婦子樂此歲豐是歸屯撤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

公敢不承歸到公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象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前敘事後議論敘事古勁而議論許多幹旋回護尤高末一段寫像處說不必有像而亦不必無像三四轉折殊為深妙見風雅遺音

###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愛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正是忠厚處一篇主意在此一句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一意翻故其呼命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呼歎其不然之辭命應許之辭也○應厚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

張益川畫像記古觀五

四五

善成堂

呂刑告爾祥刑刑凶器而謂之祥者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此言至衰世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賞而疑則甯與之當罰而疑則甯不致厚來篇中不出此意當堯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臯陶曰二句其出處及入謝歐陽公問其出處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東坡笑曰想當然耳數公大笑四岳曰鯀猶言敗類也何堯之也地瘠族既而曰試之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獨舉堯以為舜禹湯文武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罪可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可疑者則從重以賞之法可以刑之嗚呼盡之矣引經頓挫下乃暢發題旨得意疾書如長江大河一鶴千里可以賞可以無賞

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

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至理快論古者賞不以

爵祿。刑不以刀鋸。起又振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

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

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便及將刑賞振宕一番下先王知天下之善

不勝升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

越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到底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

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前應故曰忠厚之至也。氣已完下作

餘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祀喜也。夫君子

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

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引詩引

刑賞忠厚之至論古觀五見同歸于忠厚。深著夫子作春秋之意。有得于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心。

此長公應試文也。只就本旨從疑上全寫其忠厚之至。每段述事而斷以婉言警語。天才燦然。自不可及。

范增論

蘇軾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

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

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

一作然則當以何事去問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

於是去耶。故作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

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故作答曰。起下正意。易曰。知幾其神乎。詩

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始凝者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

大雪矣。先引詩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義命宋義為

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陳涉初起兵假楚

○通篇只一句斷盡陳涉許稱以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

蘇為名二人已死陳涉引起項氏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

感動人心○借陳涉引起項氏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

者立以為楚懷王項羽賜尊懷王為義帝陰使且義帝之立增為謀

人弑之○此言楚之盛衰係于義帝之存亡

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

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此言義帝之存亡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

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去當于殺卿子冠軍時也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

後讒人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反振二句結過疑

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借遣沛公引起

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欺義帝之賢

帝勢不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

待智者而後知也申上羽殺卿子冠軍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

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

也空中著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洽矣申上弑義

之二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救趙時項羽為女將

肩事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

不毅然大丈夫也哉代增處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

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責增之不能知幾由于不

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

歎語盡抑

前中多從實處發議後半多從虛處設想只就增去不能草處層層駁入段段迴環變幻無端不可測識



留侯論

蘇軾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代能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

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不能天下有大勇者卒

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

也能忍是一篇主意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

謂橋為圯史記張良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

履圯下爾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為其老疆忍下取履

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去里所復還

曰孺子可教矣約後五日平明會圯上怒良後至者再最後出一篇

書曰讀此則為王者師矣後十年與十三年孺子見然亦安知其非

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不復見○入事然亦安知其非

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

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看老人事非渺茫且其意

不在書深入一層發議此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

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升數上雖有孟賁育無所獲

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有大勇者當此子房

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閒當此之時子房之不

死者其閒不能容髮蓋亦危矣良韓人其先五世相韓秦滅韓良欲

於盜賊何哉其身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

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兩刺之計以僥倖於不死

一筆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惜其不是故倨傲鮮上腴而深折

之辭也不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此段見老人以不忍字造就子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

王曰其主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鄭伯句踐之困於會稽

留侯論 舍觀五

善成堂

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倦句踐能忍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此下又提前語申論之夫老人以爲子才有

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

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

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子房

老人可謂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矣雖有秦皇項籍亦

不能驚而怒之也此段極寫子房之能忍以見其爲天下之大勇

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

矣忽推論到高祖項籍正欲說歸子房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

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敝此子房教之也高祖能忍由于子房教之所謂忍小忿而就大謀

者以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

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惟陰侯韓信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漢王悟

留侯論古觀五善成堂

立信爲齊王舉一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

如婦人女子不稱史記留侯世家贊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女子嗚

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談語作收

人皆以受書爲奇事此文得意在且其意不在書一句撇開

拏定忍字發議論滔滔如長江大河而渾浩流轉變化曲折之妙則純以神行乎其間

賈誼論

蘇軾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

也賈誼維陽人年二十餘文帝召以爲博士一歲中至大中大夫天

疏之出爲長沙王太傅後召對宣室拜爲梁王太傅因上疏曰臣竊

惟今之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帝雖

納其言而終不見用卒以自傷哭泣而夫君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

死年三十三一起斷盡立一篇主意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負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

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以其不能待月忍故云自取○申不能自

用其才句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

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有所為耶冷語破的仲尼聖人歷

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席幾一日得行其道將

之荆先之以冉有中之以子夏荆楚本號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

處之位歟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得君勤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書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一引公

孫丑問曰天子何為不豫孟子曰為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為

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愛身至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

下果不足與有為而可以無憾矣得此一鎖方若賈生者非漢文之

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此段說出得君勤愛君厚愛身至必

賈誼論古觀五之不荀以責賈生見得賈生欲得君甚勤但愛君不善成堂

厚愛身不至耳故曰生之不能用漢文也甚有意味夫絳侯親握天

子璽而授之文帝帝初封代王孝惠無嗣大臣迎立之灌嬰連兵數

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高后時諸呂欲危劉氏大將軍灌嬰與又皆

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

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間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此言其上

○此段發明賈生不善用才之故為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

游浸漬恣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

所欲為不過十年可以得志代為賈安有立談之間而遽為人痛哭

哉賈倒賈生覺治安觀其過湘為賦以弔屈原有造託湘流兮縈紆

鬱悶躍超然有遠舉之志有子獨抑鬱其誰語鳳縹緲其其後以自

傷哭泣至於天絕梁王騎墮馬而死賈生自傷是亦不善處窮者也

不善處窮即夫謀之一不見用則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

其變而自殘至此開文情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

總斷二句是不能用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

明睿胃智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扶得王猛於草茅

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

此哉秦王苻堅因呂婆樓以招王猛一見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

不能諸葛孔明也乃以國事任之借苻堅能用王猛正歸過漢文

此一轉尤妙愚深悲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

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見用則憂傷病沮不能復振二十一字為一

才意富憐而為賈生者亦謹其所發哉仍歸結到本身上去雙關

賈生有用世之才卒廢死於好賢之主其病原欲疎間絳灌

舊臣而為之痛哭故自取疎廢如此所謂不能謹其所發也

未以苻堅用王猛責人君以

全賈生之才更有不盡之意

賈誼論古今觀五

善成堂

鼂錯論

蘇軾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各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

侯強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為之則天

下丑鈕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鈕習也惟仁人君子豪傑

之士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篇關鍵此固非勉強

暮月之閒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非其天下治平暗說景

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削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謂

犯難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居守使他人任其責暗說使則天下

之禍必集於我暗說誅錯昔者鼂錯盡忠為漢謀

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

之說景帝三年鼂錯患七國強大請削諸侯郡縣吳王濞膠西王卬

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合兵反罪

狀鼂錯欲其誅之帝與錯議出軍事錯欲命上自將而身居守袁

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錯有以取之也一篇俱發此句古之立大

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惟堅忍不拔故能從

有潰驟下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

是以得至於成功借禹作證為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不能徐其

為變豈足怪哉不能前知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

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一句指出

通篇從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緊喝已欲求其名應前安所逃其

患應前禍字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

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斷盡鼂錯與當此

之時雖無袁盎亦未免於禍承上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

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

正見受禍皆錯自取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火入水為東向而

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特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盎可得而

聞哉此段是代為錯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

之計又喚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到底只責其不自將惟其

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

所以自禍歟收上錯有

此篇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鼂錯之死人多歎息然

未出說有代錯畫策處有為錯致惜處英雄失足

千古興嗟任大事者倘其思堅忍不拔之義哉

古文觀止卷之五終

鼂錯論古觀五 善成堂

